

## 刺狐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84656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846568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 of <a href="#">封神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7-25 Words: 1,982 Chapters: 1/1

## 刺狐

by [MentionM](#)

### Summary

殷郊去刺狐，结果阴差阳错和姬发睡了的故事，PWP

朝歌的月色冰凉。

在这冰凉的月色下，一个男人以极快的速度冲上了摘星阁。他步履散乱，神色悲愤，却在上至顶层的一瞬间，回到了之前机警的状态。

他在猎狐。

他的头发披散下来，来不及束起。黑得像锦缎的头发铺在腰间，像他的母亲一样。而此时他也正如他的母亲一样，手中执着利器，心中存了死志。

那狐狸绕到背后，朝他龇牙，他转身刺了一剑，剑锋过处，一缕断发飘下。他衣衫不整，胸前并无护甲，那狐狸寻到机会，一爪子划上他胸膛。男人吃痛，忙回剑斩它，狐狸一闪身，见着鬼侯剑，便跳了下去，在远处端详。

他的胸口淌着血，鲜红的，奔涌的血。他的中衣被染红，黑发也沾上了血色。狐狸那一击并没能杀了他，而他，要杀这狐狸。

他抬手擦了一下剑锋，手指立刻流出血来。

这是一柄很好的剑。

于是他想起了姬发。姬发是像这柄剑一样锋利的，但他平时都收在鞘里，不漏一点锋芒，什么时候他会漏出锋芒呢？

他惨笑一声，想到父亲被狐妖所惑，天降异象，姬发若要露出锋芒，也不应在朝歌。

可他不像姬发，有远处的父亲兄弟可以想念，他只有近处的朝歌，这里有他死去的母亲，疯魔的父亲和这只妖怪。

他决心杀了这妖，他想着杀了它，父亲恢复正常，他和姬发还能像往日一样，一起过太平的日子。

忽然月影动了，姬发破窗而入。

他又惊又喜，叫到：“姬发！”随后却又转为担忧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姬发不答，只定定地望着他，眉间神色很是陌生，淡淡道：“狐妖。”接着拔剑，剑尖直指他眉间，道：“我来拿你。”

殷郊气不打一处来，怒道：“你说谁是狐妖？”

他四下去找那狐狸，想指给姬发看，谁知找了半天，哪里还有狐狸的影子。突然他望向自己的身后，月光照出他落在地上的影子，赫然是一只九尾狐。

“九尾狐善于化形，姜太公早与我说过。只是不知竟如此精湛，乍一看竟分辨不出真假。”

“若不是今夜月色极亮，照出你的影子，我便真的以为你是殷郊。”

一时间殷郊百口莫辩，急得上前一步，拉了姬发的手便往自己胸口上放，要他摸那伤口。

谁知姬发刚一触到殷郊的肌肤，便如电打一般将手抽了出来。

他摸到了那块肉，软而滑腻。模模糊糊，似乎是平日里曾肖想过的。不及此时此刻清晰。

此时此刻，殷郊拉着他的手，神色忧急，衣领早已大开，黑发落在身前，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掩着胸乳，发梢落在姬发右手的臂甲上，似是要抚过他的甲，他的手臂，他的...

姬发的剑动了，他的心动摇了。

他觉得这狐狸很是狡猾，窥见了人心底最深处的欲望，于是幻化作那个人，来诱惑他，挑逗他。殷郊只是站在那里，他便觉得承受不住这试炼。

倘若心火有笼可盛，这笼早已被烧了个干净。

他反握住殷郊的手，将它带到自己的心口，他的心脏跳动得极快。他看着殷郊，一言不发，只是用他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盯着他。潜藏在眸子背后的，一些压抑许久的情感，多少个夜晚令人痛苦而辗转难眠，又成为多少个白天的希冀。

隐秘的，不为人知的。

却又赤诚得天地可鉴。

他一双眼睛只看向他，唯独希望他知晓。

许久，殷郊的唇齿动了，他说的话姬发没有听清，因为下一秒钟他便抱住了他。殷郊身上带着浓重的血腥味和凛冽的杀意，却在拥住他的一瞬间都化作了温暖的躯体。不是狐妖。

姬发感到一种奇异的荒唐。宫内杀伐已始，宫外民怨沸腾，怎么看都是天下要大乱的前兆，似乎要考虑的事情有很多，连活命都是个问题。可是他现在不想考虑，他只想抱着殷郊，不管那疯魔的父亲，不管那天下的百姓，不管城头王旗如何变换，不管日月星辰如何流转。他想就这样抱下去。

就好像乱世中的避风港，他终于可以平静地面对自己。

他亲吻了殷郊的唇，看到了殷郊满是惊讶的一双眼。

然后下一秒，殷郊叹了口气：

“人生苦短。”

又掷了剑，将他拉近，语气中含了点秘而不发的欢喜。

他说：“行快乐事。”

姬发只觉自己的一团心火悠悠荡荡撞入另一团心火，从此再不分你我。

他猛地抓住殷郊的衣领，将他扑在床上。身下的青年有着漂亮而健壮的躯体，像豹子一般蕴藏着能量。商王的血在他身体里流淌，那是真正勇武而高贵的血脉。

而此时他正被他压在身下，毫不设防地敞开他的臂膀，他的胸膛，他从来如此，他们从来如此。

这场情事就好像他们的每一场战斗，每一次相拥，热烈而赤诚。

他挺进殷郊的身体的时候，殷郊挣动起来，咬住了他的肩膀，却还是在下一次挺动的时候漏出一声呻吟。于是他凑到殷郊耳边，亲吻他的耳垂：“殷郊，你多叫两声。”

殷郊有些别扭地看了他一眼，犹豫片刻还是松了齿关，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。

姬发得了趣，又去探他的那一对胸乳。

平日里自己都很少触碰，这次突然被人把玩一般地揉捏，殷郊的脑子都快被揉成浆糊，又爽又难受。他难耐地抓住姬发的手，说：“别揉了。”

姬发本来还只揉着乳肉，这下径直去探那乳尖，把它当烛芯一般拨弄。殷郊不自觉地挺腰去迎合那双手，半晌，实在难以承受，抱着姬发喘息道：“别...别玩了。”下身却逐渐觉出些痒麻，呻吟着叫姬发快些。

姬发笑道：“太子殿下好难伺候。”

殷郊着恼，翻身将姬发掀下去，自己坐在那尘根上，挺腰便动。谁知这一下将那根嵌得更深了些，腿一软，顶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，仰着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殷郊像被钉在羽箭上的鹞子，微微发着抖。缓了半晌，眼眶都微湿了，却还带着点傲气问姬发：“爽不爽？”他乌发散乱，眉峰微蹙，平日凌厉的双眼此时带着些不自觉的媚态，字里行间都夹杂着喘息。

姬发握着他的腰挺伐得愈发狠厉。

他想起姜王后怀殷郊时，梦见玄鸟入怀，商王曰大吉。玄鸟昉丽而强大，带来恩泽与吉兆，传闻其降而生商。

所以他们能不能一起化作图腾，化作山川万物，融入这世界。百年以后，与天地为伴，与日月同寿。

朝歌的夜深了。

有情人鬓发散乱，枉顾颠倒乾坤。

狐狸独自站在檐角唱着歌：

车遥遥，马憧憧。

君游东山东复东，安得奋飞逐西风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